



石虎 共步 256×195cm 2020年 纸本水墨



石虎 华蕴 56×47cm 1999年 纸本重彩

(上接第16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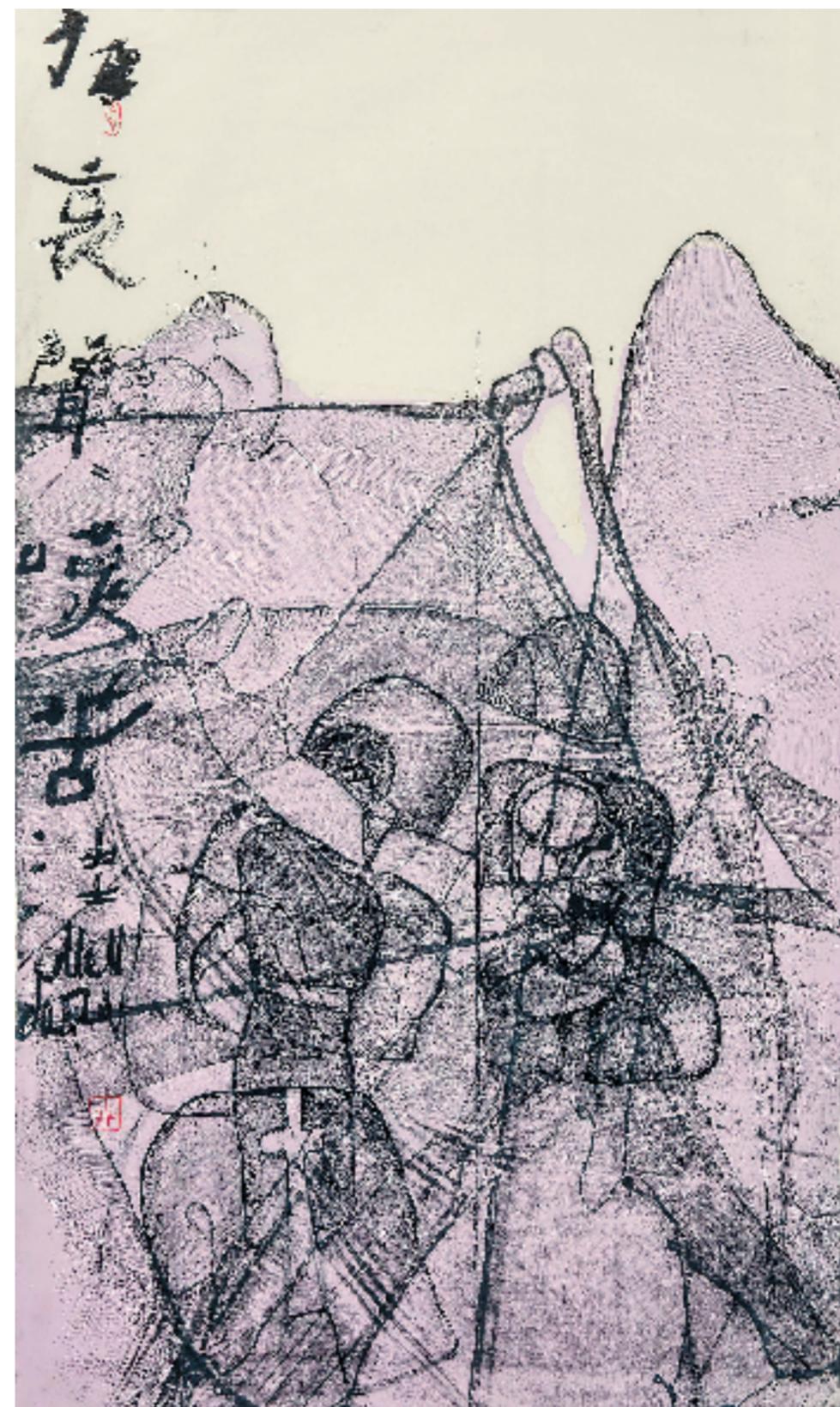
记者：您刚才说年轻的时候到过山西、陕北，大概是什么时候？是为了艺术创作吗？

石虎：那是70年代，我去山西大寨，那个年代艺术界的音乐家、画家、舞蹈家、武术家都去大寨，我和人美（人民美术出版社）老画家王角先生、张汝济先生一起到大寨采风。那是一个红旗飘飘，全国学大寨的火红年代。大寨派了一个接待员名叫翟鹏和另外一位乡土画家高毛孩，高毛孩的代表作有《纸老虎》和《十八磐》，当时在苏联拿过金奖。翟鹏是跳忠字舞的，她的气质有晋土书风。他们陪我们走遍了大半个山西，那里民风淳朴、山花烂漫，正如山西民歌所唱：桃花红杏花白，跋山涉水寻你来……90年代我漂泊海外，第一次回国便去了山西黄河，在永乐宫前大叩长头，游子归土，两泪沾衣……

至于陕西，我先后去过很多次。当时安塞农民画震撼着整个艺术界，很多知名画家都去那里探索中国艺术的原创精神，正如陕北信天游回荡着的中华本音，安塞农民画也体现了中国绘画原始性的创造力，它是真正出自于高原厚土的民心原创，没有被宫廷影响也没有被士大夫异化，这是中国绘画原始性的本魂。

记者：您提到去过甘肃河西、陇东，河西走廊主要区域是武威、金昌、张掖、酒泉、嘉峪关等城市；而陇东接宁夏，东临陕西，这里曾是华夏始祖轩辕最早的生活地及周文化的发祥地，古丝绸之路经过这里汇入河西走廊。是否可以理解为，您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文化溯源？可否请您谈谈，这些文化重地的游历体验给您最初的艺术创作带来哪些影响？

石虎：是这样的，你的问题很有深度，它不仅记载了远古历史性的拓创伟业，也铭刻着近代中国人的沧桑血泪。在梨园口战役纪念馆，我见到女子红军战士的相片。他们那种坚毅的神情让我永远不能忘怀。甘肃于我而言，如故土。那里浩瀚悠远，荒芜苍凉。那时候陇东是中国贫穷之最，那里常年不雨，因为无水，乌鸦追着我们的汽车飞，我们洗过手的水百姓不让泼，要去澄清再用；富裕的人家，只是多了几口储水的泥窖。我无数次的甘肃之行，不尽欲言。有个甘肃的记者采访我有关甘肃的往事，我记得前后讲了有十天多，我想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，甘肃都具有灵魂溯源的亲和力，其情愫不可言喻。



石虎 苦鸦 146×87cm 2020年 纸本彩墨

记者：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到岭南乡村的？

石虎：作为画家，太久的城市生活禁锢着我的心境，闹市喧嚣使我失去了宁静。20年前，我和阿平还有我的女儿客居巴厘岛，那是一个稻田中的酒店，没有电视、没有空调，只有自然和宁静，让我们回到了上古神性时代，由此我萌生一种愿望，在自己的国土中，我的画室建在稻田间。后来我常常说起这个愿望，我的朋友周汉标考察多处，认为在阿平的家乡最合适，及时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。

记者：您能否谈谈在这里的生活情况？饮食、睡眠、以及每天大概会有多长的创作时间？

石虎：生活没有变化，只是换了一个地方，就连我们的阿姨也来到了这里，做饭的阿姨是东北人，她信佛、吃素，她做啥我们吃啥。阿平的母亲一年四季忙着种各种蔬菜，包括还会采一些野果野菜。至于睡眠，自当兵以来，我的生物钟从来没有改变过。



石虎 晴奴 68×35cm 2010年 纸本重彩

而创作时间没有规律，是顺其自然的。

记者：岭南乡村的风物景致、风土人情对您当下的创作是否产生影响？

石虎：日日散步见提畔枫杨步摇垂落，草茎磐折，蚊禾纹象，叠石筑构。一向不被人关注的荒秽深匿有线条与形态的玄机，发现妙门、发现神示，解惑了绘事千载争辩的后素，诠释出空、色、象、心的自在神性。没有原始性就没有原创性，没有从万类空灵中揭开线条与形式的秘籍，便不可能有我今天的艺术。

在任何一个有自然的地方，都会给我的创作带来启示，这个地方也不例外。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客家山村，它的语境关联着上古传承，每日散步都会与上学路上的小孩相互打招呼，和村里休闲的老人对话。他们早饭叫食朝，午饭叫食昼，没有叫唔曾，不是叫唔系，地方叫所在，蝴蝶叫扬叶……一派汉古语风，我看到家家种菜浇水，挑柴打谷、放牛割草、采桑种麻，很自然让人想到《诗经》，野有蔓草，零露溥溥。女曰鸡鸣，士曰昧旦……

(下转第20版)